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西漢文紀卷十四

明 梅鼎祚 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徙杜陵經明持高節歷太子太傅前將軍為弘恭石顯所陷自殺

雨雹對御史大夫魏相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親屬皆宿衛内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下少府宋畸問狀望之對奏拜為謁者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

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埶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止烏孫結婚議 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宣帝不聽使惠送公

主配元貴靡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至烏孫立元貴靡還迎少主上從望之議

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

伐匈奴對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以其為害日久令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望之為御史大夫詔問計策上從其議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内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請選用諫臣疏　望之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官至二千石是時選博士諫大夫

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内不自得乃上疏

徵入守少府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内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馮奉世不宜受封議奉世以衛候使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畔漢奉世因發諸國兵進擊莎車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首長安上下議封奉世丞相御史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者有可以安國家則顓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為不宜上善其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于夷狄漸不可長

奏丙吉疏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上奏上以望之意輕丞相乃下有司詰問望

之免冠置對天子繇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繁延壽奏請逮捕繫治上策免為太子太傅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

繇延壽劾蕭望之奏

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

與丞相鈞禮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

宣帝免蕭望之策

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傲慢不遜

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於兹穢朕不忍致君於理使光禄勲惲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共上故印使者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亡諐靡有後言

建白罷中書宦官議元帝被疾石顯為中書令委以政事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光禄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顓權邪僻建白不聽後皆為顯害成帝初顯亦徙死

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

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鄭朋

會稽人終黄門郎

奏記蕭望之

望之為前將軍光禄勳與光禄大夫周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官朋陰欲附會上疏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堪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望之望之見内接待以意後以朋行傾邪望之絶不與通朋遂與史高弘恭石顯等搆望之自殺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竢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

弘恭　石顯

請治蕭望之奏

元帝即位望之與周堪以師傅見尊望之白遷宗室諫大夫劉更生等同心謀議多所欲匡正而宦官弘恭石顯為中書令久典樞機與車騎將軍史高為表裏不從望之等恭顯又傾仄望之以中書政本宜更置士人大與高恭顯忤及鄭朋怨恨望之堪更求入許史顯恭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恭顯奏望之等召至廷尉上既聞望之繫獄大驚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下詔赦望之罪收印綬堪更生免為庶人後數月復詔賜爵關內侯欲倚以為相會其子伋上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復奏請逮捕恭顯

等從中建白敕使者召望之就吏遂飲鴆死

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元帝制詔丞相御史赦蕭望之

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勲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元帝制詔御史封蕭望之爵邑

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内侯食邑六百户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

有司劾蕭望之奏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

建白蕭望之罪奏

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

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

丞相史

與韋玄成書

玄成兄弘為太常丞父賢為扶陽侯以弘當為嗣後坐宗廟事繫獄賢將甍門下生博士與宗家議矯賢令以玄成為後玄成即陽為病狂昏亂欲讓爵辟兄案事丞相史與之書玄成友人侍郎章上疏言宜優養勿枉其志御史大夫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為河南太守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壊容貌蒙恥辱為狂癡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

侍郎章

為韋玄成上疏

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

韋玄成字少翁魯國鄒人以父任為郎襲封遷太常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

劾陳咸奏槐里令朱雲數上書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而咸為御史中丞數毀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咸為雲令奏草自訟求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具發其事奏下咸雲獄減死為城旦

咸宿衛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漏泄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欲令自下治後知雲亡命罪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上

貢禹字少翁琅琊人

上循古節儉疏禹為諫大夫帝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内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

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綺刀劍亂于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于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

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瘗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于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虚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

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皋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宫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宫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盖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

帝臨女母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乞骸骨疏禹遷為光祿大夫頃之上書帝報

臣禹年老貧窮家訾不滿萬錢妻子穅豆不贍裋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襍繒緜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

深疾病侍醫臨治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草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慚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顛仆氣竭不復自還洿席薦于宮室骸骨棄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

歸鄉里死無所恨

元帝報貢禹詔 初元元年

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故親近生幾參國政令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將在位者與生殊乎往者嘗令金敞語生欲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令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

言賦筭書（禹為御史大夫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帝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

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筭

言錢幣書（議者以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食貨志亦載略）

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

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饑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揺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杷土手足胼胝已奉穀租又出豪稅鄉部私求不可勝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

末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錢也疾其末者絶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租稅禄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于農復古道便

言風俗書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服其誅疑

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措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竝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于世欺謾而善書者尊于朝誖逆而勇

猛者貴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埶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

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
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四
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況乎以漢地
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
其于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
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衆然而太
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
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已以

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諂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絶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歴御史大夫

上元帝諫獵書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宫

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楊興

說史高薦匡衡元帝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多所薦達高充位而已興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因辟衡為議曹史薦于朝以為郎中

將軍以親戚輔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在將軍者何也彼誠有所闕也以將軍之莫府海内莫不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

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絶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置莫府學士歙然歸仁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之朝廷必為國器以此顯示衆庶名流於世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曾孫元帝初上疏待詔金馬門坐罔上棄市

罷珠厓對

初武帝征南越立儋耳珠厓郡在南方海中昭帝始元中罷儋耳并屬珠厓率數年一反漢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數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以為不當擊上使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奏上從之下詔罷珠厓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閒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黄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荆蠻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虚内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于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絶賴聖漢初興爲百

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絶竒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宫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

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錢貫朽而不可校乃探平城之事録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郄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遥設虚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

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

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
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
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
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
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
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元帝罷棄珠厓詔 初元三年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通於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

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薦石顯奏

捐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官稀復召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欲得見上言興為京兆尹興亦欲以捐之為尚書興因謂捐之上方信用顯宜且與合意即與興共為奏薦顯又共為薦興奏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陽平侯王禁與顯共雜治捐之坐棄市興減死髡鉗為城旦

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宜賜爵關内

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

薦楊興奏

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事師有顏閔之材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令吏民敬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用之介胄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不回臨大

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京兆尹

王禁石顯治楊興賈捐之奏

興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請論如法 並漢書

諸葛豐 字少季琅邪人特立剛直舉侍御史擢司隸校尉

謝元帝書 豐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欲奏劾收章會許侍中出得脫入宮自歸上收豐節豐上書謝不許是後所

言益不用

豐復上書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隷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禄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歳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

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灾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豊書曰夫司隷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豊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唯陛下裁幸

自陳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才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壅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 漢書

翼奉 字少君東海下邳人與蕭望之匡衡經術皆明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夫

上封事

奉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徵待詔宦者署數言事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經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以奉為中郎

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雖愚為用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經避之春秋諱焉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

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竝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以待物至萬事雖衆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也乃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主貪狼風以太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平昌侯比

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長為客時為主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

日時對上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惟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

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辰為常事

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致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爲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臧諸用露之則不神獨行則自然矣

再上封事 初元元年關東大水次年二月地震夏齊地人相食七月地復震上因下詔赦天下求直言極諫之士奉復奏封事

元帝赦天下求直言詔初元二年

葢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竝臻連年不息乃二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皇廟殿壁木飾壞敗豲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涌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虧咎至于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惟鬱悼未知其序比年歲數不登元元困

泛不勝飢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郡國被地動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者條奏無有所諱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朕將親覽焉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

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灾異皆列終始推得
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説傷之以法是
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
方布德流惠靡有闕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
藥賜棺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
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
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
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内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臧六體五臧象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于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首王位日臨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

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埶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

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唯陛下財察

災異求得終議疏奉前議水極有火災明年夏四月孝武園廟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

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臣竊内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賜閒卒其終始

上徙都成周疏

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不改其本難以末正乃上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云東徙狀何如奉對當定迭毀禮後貢禹亦言上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

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令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于成周左據成皋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

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徳萬嵗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宫館不急之費嵗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絶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毋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

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廟祀對

昔成王徙洛般庚遷殷其所避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

赦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邱人治易其說長于災變初為郎歷魏郡太守為石顯譖殺

考功課吏對房治易長於災變風雨寒溫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永光建始間數上疏所言屢中元帝召見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之

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永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

上元帝封事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充宗顯權用事房言之帝皆疾房欲遠之以房為魏郡太守試考功法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

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以建昭三年二月朔上封事房未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愈恐至新豐因郵上封事至陜復上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己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效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

上意疑也已夘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絶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再上封事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當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

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令臣得出守郡自詭効功恐未効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三上封事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襍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强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夘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

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絶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於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陛下

察馬漢書

張博字子高

遺淮陽王欽書

初宣帝欲立欽為太子未果為淮陽王而立元帝欽有外祖母舅張博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輒受王賜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債數百萬願王為償王遣人持黄金五十斤送博博還書謝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柰何恬然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博弟光欲至長安辭王願盡力與博共為王求朝馳使人語博博

知王意動復遺王書王得書喜說報之博即具記其將京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語持予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顯求朝許以金五百斤王報博博復報之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皆弃市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欽稽首謝罪成帝即位王上書自陳博時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求還丞相御史復劾上許還徙者

博幸得肺腑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遊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

非世俗之所知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黄金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復使人願尚女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願殺身報德朝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也駟先生

蓄積道術書無不有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

淮陽王欽報張博書 欽宣帝第三子

子高乃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雖亦不敏敢不諭意今遣有司爲子高償責二百萬

又與淮陽王書

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葢慮功而不計費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成功既立萬世賴

之令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大王緒欲救世將亡功德何可以忽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亡公卿變節功德亡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王外家亦將冨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

淮陽王又報張博書

乃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子貢之辯卞莊子之勇兼此四者世之所鮮既開端緒願卒成之求朝義事也柰何行金錢乎

復報淮陽王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 並漢書

元帝賜淮陽王欽璽書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

治謗訕天子褎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辠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漢書○周湯一本作禹湯

王駿諭淮陽王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且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于魯為周室輔今王舅博數
遺王書所言悖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知諸侯名譽不
當出竟天子普覆德布于朝而恬有博言多予金錢與
相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
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未有但已者也今聖主
赦王之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
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罪惡大
羣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

博等累心務與衆弃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言臣子之道改過自新潔已以承上然後免于咎也王其留意慎戒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漢書

士伍尊

請復丙吉後爵邑書甘露中丙吉子顯奪爵為關内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陳吉功德請復原爵以顯為城門校尉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曽孫在郡邸

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内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輒使臣尊朝夕請

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數奉甘毳食物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内結于心也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删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内侯

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漢書

華陰守丞嘉

薦朱雲封事雲好倜儻大節元帝時琅邪貢禹為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薦雲上乃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嘉竟坐之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匡衡論華陰守丞嘉對

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王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民不靜矣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内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

漸不可長宜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　漢書

谷吉

上元帝請使郅支書

宣帝時匈奴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單于俱遣子入侍後郅支困辱漢使者初元四年復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今郅支單于向化未醇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至塞而還吉上書願送至庭既至郅支竟殺吉等

中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宜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使無鄉從

之心棄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迺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強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必遁逃遠塞不敢近邊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

侯應

罷邊備議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自言願壻漢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賜之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

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
許上問狀應對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冦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
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
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為寇是其苑囿
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
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
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冦少所蔽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谷往来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

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
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
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
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
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
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
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

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

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漢文紀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張若湘

西漢文紀卷十五

明 梅鼎祚 編

王鳳字孝卿濟南東平陵人元后弟

襲封陽平侯為大司馬大將軍

辭謝成帝書成帝初即位以皇太后弟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同母弟崇為安成侯庶弟譚等五人賜爵關內侯其夏黃霧四塞終日天子下問言事者皆為陰盛侵陽之氣以鳳等無功為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為見異鳳懼上書辭謝因乞骸骨辭職

上報

陛下即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

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令有茀星天地赤黄之異咎在臣鳳當伏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幾以承天心

成帝報王鳳書

朕承先帝聖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謬日月無光赤黄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

功德將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

再乞骸骨疏京兆尹王章極言日蝕之咎在鳳顓政因奏封事薦馮野王代鳳鳳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辭旨甚哀太后為涕泣不食上少親倚鳳弗忍廢乃報留鳳起視事

臣材駑愚戇得以外屬兄弟七人封為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輙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

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曰折其右肱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兄弟宗族所蒙不測當殺身靡骨死輦轂下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日月益甚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朞月之間幸得瘳愈復望帷幄不然必寘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

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巍巍也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唯陛下哀憐

成帝報王鳳書

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婁臻咸在朕躬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爲東平王求諸子太史公書對東平王宇既前坐過削樊亢父二縣尋詔復之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鳳鳳對奏天子如

不與　鳳言遜

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横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

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薦辛慶忌奏 慶忌成帝時累遷至金吾坐事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

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

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質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

王音 元后從父弟封安陽侯代鳳為大司馬輔政有忠節

雉雊奏

鴻嘉二年三月博士行大射禮有飛雉集于庭歴階登堂而雊後飛集三公府又集未央宫承明殿上大司馬王音侍詔寵等上言帝使中常侍鼂閎詔音曰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邪音復對

天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雉者聽察先聞雷聲故月令以紀氣經載高宗雉雊之異以明轉禍為福之驗今雉以博士行禮之日大衆聚會飛集於庭歴階登堂萬衆睢睢驚怪連日徑歴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然後入宫其宿留告曉人具備深

切睚人道相戒何以過是

雉雊對

陛下安得亡國之語不知誰主爲佞謅之計誣亂聖德如此者左右阿諛甚衆不待臣音復謅而足公卿以下保位自守莫有正言如令陛下覺寤懼大禍且至身深責臣下繩以聖法臣音當先受誅豈有以自解哉今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日日駕車而出泆行流聞海内傳之甚於京師外有微行之害内有疾病之憂皇天數見

災異欲人變更終已不改天尚不能感動陛下臣子何望獨有極言待死命在朝暮而已如有不然老母安得處所尚何皇太后之有高祖天下當以誰屬乎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繼嗣可立灾變尚可銷也漢書

王立字子叔元后弟封紅陽侯平帝時為王莽迫殺

與杜業書業南陽杜衍人建平侯延年孫

業以列侯選為太常與太后妨子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坐法免官後為函谷關都尉會長有罪當就國帝舅紅陽侯立與業書長既出關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立書奏業聽

請不敢坐免就國

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漢書

○老姊名君俠立之長姊次為元后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有經學歷位丞相坐封地事免為庶人

上元帝政治得失疏元帝以衡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說其言遷光禄大夫太子少傅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内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寛柔和恵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埶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捴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隂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

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

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宫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絶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宫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

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疏 元帝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于皇太后太子衡復上疏衡為少傅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義建昭中代韋玄成為丞相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帝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
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
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
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
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
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
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
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隂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

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封殷後議奏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為承休侯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散為十餘姓絕不能紀衡議奏上以其語不經遂寢至成帝時梅福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殷祀詔封孔子世為殷紹嘉公

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為殷後

上成帝戒妃匹勸經學疏衡為丞相成帝即位衡上疏戒妃匹勸經

學威儀之則
上敬納其言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絶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来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静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盖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會和説饗下之顔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静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追論陳湯奏湯與甘延壽之斬郅支王也衡初以為矯詔不宜封及封侯成帝即位丞相衡復奏湯坐免○詳後陳湯下

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

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

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初丞相韋玄成奏罷郡國廟玄成薨衡代為丞相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又告謝毀廟之由久之遂盡復諸所罷寢廟祀園皆修祀如故元帝崩衡又恚請罷奏可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

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内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内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閒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

祖禰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愼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彊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告謝毀廟文 諸廟皆同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于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

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隳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為遷廟合

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

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洒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上成帝毀廟奏

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孝惠孝景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

議郊祀奏 成帝初即位衡與御史大夫王譚請徙南北郊於長安以復古制大司馬許嘉等八人以為所從來久遠宜如故大將軍王商等五十人議與衡合衡譚復奏議天子從之衡又言甘泉泰畤及五畤議並從焉及陳寶祠皆罷

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畤祭於宮南今行常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泰陰祠后土反

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溪谷中阨陝且百里汾陰則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乘郡縣治道共張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祐殆未合於承天子民之意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徙置長安合於古帝王願與羣臣議定

右將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五十

人議

禮記曰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瘗薶於太圻祭地也兆於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於太圻在北郊就陰位也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書曰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於雒明王聖主事天明事地察天地明察神明章矣天地以王者為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長安聖主之居皇天所觀視也甘泉河南之祠非神靈所饗宜徙就正陽太陰之

處違俗復古循聖制定天位如禮便

郊祀再議

陛下聖德恩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羣下使各悉心盡處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當從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人不按經藝考古制而以為不宜

無法之議難以定吉凶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于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又曰迺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于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

甘泉泰畤壇議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下又有羣神之壇以尚書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之義紫壇

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鸞路騂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聞郊紫壇享帝之義埽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竢天神歌大蔟舞咸池以竢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槀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惟至誠為可故上質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騂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

五時議

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非因異世所立而繼之今雍鄜密上下時本秦侯各以其意所立非禮之所載術也漢興之初儀制未及定即且因秦故祠復立北時今既稽古建定天地之大禮郊見上帝青赤白黃黑五方之帝皆畢陳各有位饌祭祀備具諸侯所妄造王者不當長遵及北時未定時所立不宜復修

劉向神寶舊時對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者

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樹木十圍以上百餘上以問劉向向對上意恨之後以久無繼嗣遂並修復

家人尚不欲絶種祠況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之世奉此三神禮敬敕備神光尤著祖宗所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黄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砰隱野雞皆雊每見雍太祝祠以大牢遣候者乘傳馳

諸行在所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

司隷校尉駿　少府忠

劾奏丞相匡衡疏衡初封僮之樂安鄉南以閩佰為界郡圖誤以閩佰為平

陵佰彡執田四百頃主簿陸賜與屬明舉計以四百頃付樂安國收租千石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劾衡背制專地免為庶人

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

甘延壽　陳湯

上誅郅支單于疏

湯為郎數求使外國遷西域副校尉建昭三年與都護甘延壽出西域湯矯制發諸國兵吏攻郅支單于破之斬單于及諸名王首上疏請縣蠻夷邸間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為時春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宜縣十日元帝詔將軍議是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

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昔有唐虞今有彊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彊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

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縣頭槀街蠻夷邸間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

丞相匡衡御史大夫繁延壽議

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議

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

陳湯

請釋吏士疏湯初矯制發兵丞相御史皆不與湯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按驗之湯上疏上立出吏士令縣道具酒食以過軍

臣與吏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

劉更生理甘延壽陳湯疏是時石顯匡衡以延壽湯矯制生事於蠻夷幸得不誅不宜復加爵土上重違其議而內嘉湯等功議久不決向上疏元帝於是詔議封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䕶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擥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来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

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上初陵封事

湯善將作大匠解萬年及成帝作初陵萬年與湯議欲營起邑居成大功已當蒙重賞而湯妻家在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心利之即上封事上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自詭三年可成後卒不就羣臣多言不

便者下有司議上乃下詔罷昌陵

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下先

有司請罷昌陵議

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爇

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臧空虛下至衆庶嗸嗸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埶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

成帝罷昌陵詔 永始元年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内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毋有動揺之心

趙增壽

陳湯惑衆議成帝詔罷昌陵湯言當復發徙傳相語者十數人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廷尉增壽議上下湯與解萬年俱徙敦煌

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為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王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

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

成帝免陳湯制

廷尉增壽議是湯前有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敦煌

又白解萬年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為功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内怨望

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歷遷司隷校尉為京兆尹有聲終東郡太守

告安定屬縣教尊為䖍令以高第擢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又出教敕掾功曹下五官掾張輔獄

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明慎所職無以身試法

敕掾功曹教

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閫内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劾丞相匡衡等奏丞相衡御史大夫張譚元帝時皆畏事石顯至成帝即位

顯不復典權衡譚共奏免顯等官尊為司隸校尉劾奏上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下御史丞問狀御史丞劾尊左遷為高陵令〇張譚匡衡傳作甄譚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

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享罷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理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御史丞劾王尊奏

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猥厯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

行縣還上奏 尊為京兆尹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還上奏御史大夫忠劾尊免官吏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與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上復以尊為徐州刺史

强不陵弱各得其所寛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

御史大夫忠奏

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

九卿

公乘興

訟王尊書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刼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

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隷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悅

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刭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

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功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強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令一旦無辜制于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

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也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

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黑白分别 並漢書

西漢文紀卷十五